

# The Writing of the “Soviet Imprint” by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LIU Lijuan WEN Yuxia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19, 2024

Accepted: January 30,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Lijuan & WEN Yuxia. (2024). The Writing of the “Soviet Imprint” by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070–07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8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1.008>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writing of “Soviet imprint”, tracing back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writing historical events, reflecting o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bsorbing the traditional value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tudy the writing of “Soviet imprint” by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aily lif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war trauma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xcellent character of the Soviet people. It aims to grasp the new trends of Russian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hidden behind these imprints.

**Keywords:** Contemporary Russian writers; “Soviet imprint”; Writing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IU Lijua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Russian literature. WEN Yuxia is a professor at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Russian literature.

## 當代俄羅斯作家對「蘇聯印跡」的書寫

劉麗娟 溫玉霞

西安外國語大學

**摘要:** 蘇聯解體後,當代俄羅斯作家關注「蘇聯印跡」的書寫,追溯蘇聯歷史,書寫歷史事件、反思蘇聯歷史經驗和

教訓,汲取傳統價值。本論文擬從蘇聯日常生活、蘇聯戰爭創傷以及蘇聯人的優秀品格三個方面,對當代俄羅斯作家對「蘇聯印跡」的書寫進行研究,旨在把握俄羅斯文學發展新動向,以及隱藏在這些印跡後的深刻思想內涵。

**關鍵詞:** 當代俄羅斯作家;「蘇聯印跡」;書寫

## 引言

自蘇聯解體至今,反思歷史、追憶蘇聯文化已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學發展趨向。如何審視歷史,追憶蘇聯文化,書寫「蘇聯印跡」,是本論文研究的出發點。本論文擬從蘇聯日常生活、蘇聯戰爭創傷、蘇聯人的優秀品格三個層面分析當代俄羅斯作家書寫「蘇聯印跡」,反思歷史,進而把握當代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新動向,以及隱藏在這些印跡後的深刻思想內涵。

對俄羅斯人而言,「蘇聯」是永遠抹不掉的歷史和文化記憶,更是廣大人民的集體記憶。法國社會學學者哈布瓦赫(1877-1945)在論《集體記憶》一書中提及「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個體思想將自己置於這些框架內」。個人的思想與記憶無法脫離「社會框架」獨立存在,依附在此框架下,即「社會時代背景」<sup>①</sup>。對時代背景的記憶不僅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集體記憶表達了全體民眾的意識,並賦予時代背景以某種特定意義。集體記憶研究關注被當代人共同經歷的過去。蘇聯日常生活的點滴、蘇聯戰爭創傷、蘇聯人的優秀品格早已成為蘇聯歷史的符號,反思歷史,今日對這些歷史符號的敘述與建構,都是一種集體記憶的體現。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對於這些歷史符號或宏觀或微觀的敘事,編織出一個較為完整的蘇聯生活畫卷,為人們了解那個時代的真實開啟了一扇可觸及的窗口。

## 一、蘇聯日常生活印跡的書寫

在俄羅斯,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出現,都直接或間接地聯系著俄國的歷史或現實。蘇聯作為曾經的一種歷史現象在時間的長河中消逝,但它不會從人類的記憶中泯滅。如何重新認知、理解、闡釋和反思蘇聯歷史,當代俄羅斯作家以獨特的書寫方式,或直白或隱晦和暗示,或以「解構」的後現代方式,描寫蘇聯日常生活印跡,追憶蘇聯社會現實,反思歷史。

蘇聯解體之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為「唯一的創作方法」「唯一的真理」不存在,文學創作由恢弘的敘事書寫轉為微觀的個體化書寫。瑣碎的日常生活代替了宏大敘事,由小處個體的記憶出發,追憶蘇聯歷史和文化,「蘇聯歷史記憶不是以宏大敘事構建政治圖景,而是以散片化的話語呈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sup>②</sup>。作家關注個體人的存在,描寫蘇聯時期的日常生活和風貌,從「排隊」和「住房」問題,折射出蘇聯解體前蘇聯人民的生活狀況、內心變化和思想變化,其中日常生活的「蘇聯印記」意蘊深刻。

在長篇小說《排隊》中,索羅金以後現代「解構」方式書寫「排隊」,這是蘇聯時期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帶有深刻的時代印跡。購買生活用品的人們在商店門前排成了浩浩蕩蕩的長隊,從人們斷斷續續的「復調」對話中,傳遞出蘇聯日常生活的各種信息:食品短缺、生活貧窮,「排隊」成為人們生活常象。在中篇小說《中間化故事》,馬卡寧描寫日常司空見慣的購物排隊現象,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引起人們心理、思想上的變



化,「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在長隊中我們完全因我們長久的站立而平常化了,也就是說,無論職位、名字、學位或手上老繭的硬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走到隊旁,問了一個人,站了下來:這就是生活,這時你就平常化了」<sup>③</sup>。物資匱乏條件下的「排隊」已成為蘇聯人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法。在文集《45-53年的童年:明天會幸福》《票證取消了,排隊依舊》中,柳·烏利茨卡婭通過童年時期排隊買麵包的親身經歷,展示蘇聯人的生活和心理狀況:買不到麵包沮喪、趾高氣揚的售貨員、無助哭泣的母親、排隊人的同情、幸災樂禍的心態等,「排隊」給蘇聯人留下不愉快的後遺癥,心靈的傷害等。蘇聯人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排隊上,「排隊」就成為蘇聯日常生活的印跡,排隊成為一種情感和感受,「『排隊』是作家對蘇聯市民生活與思維方式的一種經典表達,是對俄羅斯民族生存方式的一種隱喻。」<sup>④</sup>人們排隊購買食物、衣物、日用品、緊俏商品,人們拿著排隊號碼等著購買房屋、汽車、家具、家電、療養證等。這樣的排隊可能持續數月,也可能數十年……「我們永遠在排隊等候著什麼。早先是光明的未來,購買香腸,現在則期盼新的俄羅斯國家思想或是為了擺脫危機,為了繁榮,為了民主……」<sup>④</sup>這種特殊的排隊現象反映了蘇聯人的心理狀態和對未來的期待。「未來會帶著它事先寫好的腳本前來,為了它的盡快到來,要善於期待、忍耐」。「『靜候』與『希冀』乃是俄羅斯民族獨特的生存寓言,排隊便是這一寓言最好的表達方式,它已經成為蘇聯人的生活理念與『集體無意識』。長長的隊伍沒有統一性,排隊的人職業各異,生活方式不同,站在一起並不意味著有著一致的目標和同樣的生命追求。人們各有各的聲音,這還是一種嘈雜、喧囂,雜語共生,沒有和諧、統一的『偶合社會』的表征」<sup>④</sup>。

蘇聯時期的住房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跡。在柳·烏利茨卡婭的早期短篇小說中,住房問題是她關注的中心。「房子」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家園,也是蘇聯回憶中的情感之地。在她的《布哈拉之女》中歷史悠久的莫斯科小院,「不存在家庭的秘密。甚至沒有平常的私人生活,因為任何一個晾在公共衣繩上襯褲的補丁,都會被所有人知曉」<sup>⑤</sup>,人們生活在板樓和破瓦房裏,而主人公阿莉一家人生活在舊革的小樓裏,「小樓—小院」之間的對立不斷激化,羨慕變成了仇恨。為了強占阿莉的住宅,鄰居們使出了渾身解數,投遞訴訟信,告密,將死貓隔著「布哈拉家高高的柵欄扔在小院裏」。在這個小院裏,由住宅條件不同而引起對立矛盾,反映那個時期獨特的社會氛圍,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疏遠和仇恨。在《非人工的禮物》中,少先隊員們眼中的「女英雄」、殘疾人塔瑪拉·克雷萬諾娃住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莫斯科一個治安狀況極為混亂的「瑪麗茵密林區」,「到處都是煤棚子、鴿子窩和木板房,隨意拉扯的粗繩子上堆放著隨風搖擺的破衣爛褲」<sup>⑤</sup>。戰後的蕭條、經濟的停滯、貧窮的生活,甚至「女英雄」用殘疾的腳親自為上級縫製繡像,就為了想得到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

在彼特魯舍夫斯卡婭的短篇小說《小格羅茲娜婭》中,一代代人為了房子而鬥爭,勾心鬥角,甚至大打出手。爭奪房產使親情異化,親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漠無情。格羅茲娜婭獨自掌管著自己的房子、孩子、丈夫甚至她的學生們,她不允許親戚們進門,趕走了兒子一家,導致孱弱的兒子在三十歲時早早離世。她的狹隘、自私、冷酷促使她眾叛親離,被所有人嫌惡。作者用俄國歷史上沙皇「伊凡雷帝」(格羅茲內)的名字來命名女主人公,正是隱喻了女主人公與「雷帝」一樣剛硬、專製、殘酷的性格。爭奪房子的殘酷足以說明當時社會現實對女性心靈的戕害和扭曲。在她的短篇小說《摔倒的女人》中,年輕人因無住房而墮落;雙親離異、母親去世使女主人公要獨自面臨生活的挑戰;無家可歸,出賣肉體等;她成為光顧地下室的常客。

蘇聯時期「缺房戶眾多。據調查表明,在蘇聯二億七千萬人口中,15%的人無住房,2%的人住破舊房,5%的人住集體宿舍,10%的人住公寓或租房。按人口計算,蘇聯有近一半以上的人住房面積低於國家規定

的9平方米。……排隊等房難。蘇聯規定,凡缺房戶,均逐級登記排隊,按條件分房。事實證明,排隊要房人數與國家建房的增長數極不成比例。1986年排隊要房人數達1270萬,1987年達1360萬,1989年達1400萬,其中近五分之一的人無立錐之地。」<sup>⑥</sup>住房的現實困境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許多幸福的家庭不歡而散;年輕夫婦輕易不敢生孩子;狹小的居住空間無疑對房屋主人的心理造成一定不利影響,圍繞房屋問題引起的打鬥、爭端以及謾罵成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無論是柳·烏利茨卡婭還是柳·彼特魯舍夫斯卡婭,她們的作品反映的都是蘇聯住房的現實問題,是對蘇聯日常生活的生動寫照。

當代俄羅斯作家用獨特的方式呈現「蘇聯印跡」,沒有氣勢恢宏、扣人心弦的重大歷史事件的敘寫,僅僅刻畫蘇聯普通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原貌。在蘇聯時期,排隊關係著人們日常的衣食住行,住房則關涉人們的根本生存,這兩項占據了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內容,在蘇聯日常生活中它們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跡,是蘇聯人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所有的物資都是配給的。由於受到歷史上多次戰爭的影響,國家大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滿足人民需要的輕工業得不到發展,商品短缺成為蘇聯經濟最大特色。面對消費品的短缺,購買食品的队伍越來越長,許多物品還要憑證購買。東歐學者克麗絲滕·戈德西認為「只有研究日常瑣事如何被社會、政治和經濟劇變影響,才可以理解對那更平等的過往的集體懷念。」<sup>⑦</sup>排隊、住房問題不僅在蘇聯時期,在當今的俄羅斯都成為時代主要問題,因此會引起俄羅斯人的懷舊情緒。2018年的一次社會調查中,受訪者普遍認為本國曾經「社會更公平,政府為民服務,比起現在更關心民眾,且懷著家長式的希望」<sup>⑧</sup>。一些作家發現曾經被社會所遵循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反思蘇聯人所經歷的各種困惑,面對當今現實,他們反思歷史,為未來積極探索出路。因此,作家筆下的蘇聯日常印跡不僅僅反映的是故事發生的時代風貌,承載著一段富有鮮活生命力的蘇聯歷史,更是作者懷舊情緒的一種抒發。

## 二、蘇聯戰爭創傷印跡的書寫

無論是在蘇聯還是當下俄羅斯,人們都不斷地經歷著戰爭的困擾和創傷。「在突然的,或災難性的事件面前,一種壓倒性的經驗,對這些事件的反應通常是延遲的,以幻覺和其他侵入的現象而重復出現的無法控制的表現」<sup>⑨</sup>,「創傷作為不被宣稱的經歷只能通過文學知識被再次宣稱」<sup>⑩</sup>「文學是解釋無法言說的創傷的最適當的媒介,想象性的文學可以『言說』創傷」<sup>⑪</sup>。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蘇聯人經歷了偉大的衛國戰爭,這是二戰中規模最龐大、戰況最激烈、傷亡最慘重的戰爭。它給蘇聯人民帶來由肉體到心靈的一系列創傷,給蘇聯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和沖擊,成為蘇聯人民腦海中抹不去的影像。當代俄羅斯作家滿懷強烈責任感和道德感,完全不能對蘇聯人經歷過的苦難無動於衷,他們慨然執筆書寫曾經的創傷,傳達主觀的情感感受,言說逝去的歷史記憶。

柳·烏利茨卡婭將自己童年的個體經歷和戰爭創傷書寫在自己的作品中,從日常生活的描寫到人物——殘障者的塑造,書寫戰後造成的後遺癥:身體傷殘和心靈的創傷,正如她在採訪中所說:「我關心殘障者這一類的人物,他們在我的童年時期無處不在,這也是戰爭後遺癥。我小時候住的那條街上,男人,不只是一半的男人,而幾乎是全部,只有一兩個例外,全都是殘疾人士,他們不是缺腿,就是缺胳膊。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阿姨,她背著沒有腳的丈夫爬樓梯,她們家在二樓,那棟樓的樓梯在外面,所以我看到她的丈夫一手

勾著阿姨的脖子,另一手拿著拐杖支在地上,阿姨就是這樣背著他上樓……而這所有的一切究竟為的是什麼?又是為了誰?這類的景象構成我童年的記憶。」<sup>⑩</sup>烏利茨卡婭如此把自己的創傷體驗植入文學創作。短篇小說《單梯》是一種基於創傷和記憶的文學想象。戰爭給退伍士兵瓦西裏及其家人帶來嚴重後果和心靈創傷,瓦西裏失去雙腿,經受著肉體和心靈的雙重傷害。「戰爭創傷不光是經歷過戰爭的民眾和士兵的『專利』,它可以通過文學作品、日記、自傳、口述、情感交流和日常交往在朋友或者親人之間,甚至在兩代人或幾代人之間進行傳遞,把戰爭創傷導致的痛苦『移植』到沒有親身經歷過創傷事件的人身上」<sup>⑪</sup>。瓦西裏的妻子格拉尼亞,除了默默承受丈夫醉酒後的暴力,還要努力支撐艱辛的生活;瓦西裏的女兒尼娜雖然沒有上過戰場,父親也從未跟她提過自己的戰爭經歷,但是因為長期和父親一起生活,經常目睹他的酗酒、放縱、暴虐,尼娜成為戰爭創傷代際傳遞的受害者。創傷影響了孩子的性格,暴躁、暴力,喪失了善良本性。她憎恨父親毆打母親,學會了防禦人的本領和殺人的本領,由起心動念到實施行動,一個冷漠無情、心理陰暗、人格異化的兒童形象躍然紙上。主人公的殘疾主題指向了身體和心靈的創傷書寫,而對殘疾書寫的背後則傳達出豐富的情感,指出戰爭不僅帶給人們身體、心靈上的創傷,更對家庭、社會和國家造成了巨大沖擊。在她的另一篇小說《您忠實的舒利克》中,展現二戰後的社會問題、女性婚姻危機以及戰爭創傷。因為戰爭,導致主人公舒利克的殘疾悲劇、俄羅斯男女比例失調,男性人口數量急劇下降,女性結婚困難,而舒立克成為多個女性的奴隸,釀成了他的人生悲劇,這也成為蘇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戰爭創傷給社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不完整的家庭大量出現,社會整體呈現陰盛陽衰的態勢,家庭觀念淡漠,社會道德意識墮落等等。

戰爭創傷「作為一種永恆的傷痛,是一種沒有被充分認識和承認的集體創傷記憶」<sup>⑫</sup>,表現在當代俄羅斯女作家葉蓮娜·奇若娃的作品《女性時代》中,女主人公追憶戰爭創傷:老太太阿裏阿德娜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兒孫們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太太格利克裏婭、葉夫多基婭也是命運坎坷,孑然一身,「沒有任何親人。丈夫和孩子都失蹤、死去了。連孫子們也不在人世」<sup>⑬</sup>。列寧格勒九百天被封鎖造成的慘景——裹在薄席中的小孩屍體、咀嚼炭渣奄奄一息的小男孩、無助的女醫生等,創傷成為一代人或一個共同體的人抹不去的集體記憶。這段創傷經歷被凝固在時間和空間裏,「1941」帶給蘇聯老人永久的痛苦、內心撕裂、悲痛之感。「創傷患者的記憶被分裂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對日常生活的敘事記憶,具有時間性;而另一部分是對創傷事件的記憶,具有無時性……創傷記憶是無時間限制的」<sup>⑭</sup>,阿裏阿德娜喜歡講兒子一家衛國戰爭期間的遭遇,「不管她講多少遍,每一次仍舊像在聽新故事一樣」<sup>⑮</sup>。葉夫多基婭在回憶過去時常會想起她喜愛的糖果,但為她買糖果的丈夫已被戰爭奪去生命。縱使戰爭已經過去多年,受創傷的老人們仍在不斷地使用雙重思想,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時空上。如果說當下的生活體驗是模糊而空洞的,但追憶歷史和反思過去事件的願望則強烈而清晰。戰爭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點,成為蘇聯人集體記憶的符號隱喻,也是激活記憶的載體。因此,作為過去和歷史分野的「1941」便構成了老人們不堪回首的記憶之場。小說在三位老太太的對話中細膩地敘述了歷史,歷史記憶成為個人日常情感體驗的觸發點,並帶給老人們深刻的人生感悟。「創傷事件造成人們對一些基本人際關係產生懷疑,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關係,它粉碎了藉由建立和維系與他人關係所架構起來的自我」<sup>⑯</sup>,這在老太太葉夫多基婭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她的生活毫不輕鬆,埋葬了所有的親人,劇烈的打擊使她的性格變得棱角分明,話語尖酸刻薄。透過三位老太太的生活經歷,揭示戰爭帶給蘇聯人難以療愈的創傷,從而導致人的性格扭曲,面目全非,徹底傷及到了人的心靈深處。



由此看來,創傷敘事中的創傷主角不僅僅表達特別的個人創傷經歷,這種經歷也再現了集體經歷的歷史性或想象的事件。通過描述悲劇性事件在個體或集體層面造成的喪失、不安和恐懼,個體性創傷最終將同宏觀的社會現實相關聯。以創傷為突破口,去接近暴力、野蠻、戰爭等,去穿透無法言說的個體性和集體性悲劇事件,在撫平昔日創傷的同時,還可以還原歷史現場,由此去診斷歷史和時下的病癥。

### 三、蘇聯人優秀品格的書寫

蘇聯時代,蘇聯人民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和殘酷的考驗。面對戰後滿目瘡痍的淒慘景象、艱辛的日常,蘇聯人仍能頑強勇敢、積極樂觀地對待生活、擁抱生活,在重大社會歷史進程中堅持理想和信念,身上所蘊含的令人稱道的優秀品格,這些都在當代俄羅斯文學中得到映現和審視。當代俄羅斯作家們有意識地在回顧蘇聯歷史,把蘇聯作為一種情感意象來進行思考和反思。「蘇聯印跡」已成為情感化的符號,蘊藉著人們對蘇聯歷史的情感和態度,特別是蘇聯人的愛國激情、面對苦難的樂觀品格等勾起作者的無限想象。蘇聯歷史是俄羅斯人抹不去的集體記憶,蘇聯人的優秀品格更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在構建國家認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蘇聯人民的優秀品格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氣質,吸引著許多讀者。鄉村作家瓦·別洛夫的《材料》講述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俄羅斯普通士兵拉甫盧辛一家人飽含血淚的苦難命運,展示的是在民族危難之際俄羅斯人對祖國、民族、親人忠貞不渝的大愛,一種偉大的愛國主義情操。諾索夫的小說《紀念章》敘述由紀念章引發的俄羅斯人對民族偉大歷史的深刻記憶。俄羅斯三代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得過無數獎章。老坦克兵彼得萬與老兵蓋拉西姆、為祖國受過傷流過血的丈夫們、充滿關愛的妻子們,風風火火、興奮激動傳送通知郵件的姑娘帕舒塔,對爺爺們獲得的紀念章無比羨慕、喜愛聽戰鬥故事的兩名兒童等。小說讓讀者感慨人肉體生命有限,精神不朽的同時,體悟到民族歷史輝煌的過去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抹去。即使在新時代,它也成為了俄羅斯人生命本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已經「被帶入永恒之中」。作家弗·瓦爾拉莫夫在《鄉間的房子》中也塑造了美好的蘇聯人形象。他們就是「長進了這塊土地裏」的鄉下人。由於或是戰爭、或是酗酒、或是監獄、或是艱辛的生活和疾病,無數男性被奪去了生命,無論是獨立不羈、率性自由的老人瓦夏·馬拉霍夫,還是拉扯著五個孩子的老太婆妞拉……他們一個個都生活得自然、恬淡,不懼怕生活的艱辛,直面生活的苦難,安然、無所畏懼地「像在商店裏等候購買面包一樣等待著死亡的來臨」<sup>①</sup>,「妞拉經歷的事是那樣的多,換上任何一個別人都會一蹶不振。妞拉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她就是今天的俄羅斯」<sup>②</sup>。正是在瓦夏爺爺、鄉村老太婆們身上(包括妞拉)承載著蘇聯的情感記憶,體現出一種俄羅斯人豪邁樂觀的精神氣質,無論面對何種苦難打擊,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和應對,他們也是俄羅斯國家的象征。在《女性時代》裏,葉蓮娜·奇若娃書寫了同樣動人的三位老婦人形象,把日常生活與歷史記憶扭結絞纏在一起。日常生活細節不經意間引起老婦人們痛苦的歷史記憶:列寧格勒封鎖時期一個個逝去的生命、戰爭創痛,但蘇聯人仍然滿懷善心與愛心,為孩子營造一個無憂無慮幸福美好的童年。她們真誠善良地對待安東尼娜母女,無私慷慨地奉獻出自己的所有,體現出女性的勇敢和神聖,學者徐葆耕認為神性俄羅斯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女人比男人更接近神」<sup>③</sup>。「女性在承載著俄羅斯的歷史發展,是她們在保持和傳承俄羅斯所珍視的傳統和習俗」<sup>④</sup>,雖然戰爭是靈魂深處永遠的痛,但歷史風雲、時代風暴使女性不屈服,一如既往地樂觀積極生活,善



良,把蘇聯歷史記憶以故事形式傳遞給後輩。作者堅信蘇聯人身上最真實、最本真的情感,具有珍貴的價值,擁有了它們蘇聯人可以戰勝一切,那就是對人類的愛和對未來的希望,對性本善的追求和信仰,對至今人類自身存在的道德價值體系的認同。

「蘇聯印跡」固著於蘇聯人的愛國激情、不懼艱難、堅強性格等優秀品格的記憶之場上。這是「既簡單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經驗中的對象,又是最為抽象的創作」<sup>①</sup>,「時代觀念是抽象的記憶之場」<sup>②</sup>,蘇聯人的優秀品格之所以被經常不斷地體現在當代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中,並成為記憶之場,也是因為其將歷史的書寫與對祖國的崇敬和熱愛聯繫了起來,與其獨特的民族精神氣質聯繫起來。通過這些記憶之場,俄羅斯人能找到自我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在小說創作中,「蘇聯印跡」的書寫,已失去了原初的內涵,與國家和民族的,愛國主義、不懼苦難、崇尚至善相聯繫起來,追憶和留存蘇聯印跡,就為了呈現一個美好的俄羅斯,正如開普勒所說「人們所回憶的往日的當今和人們回憶時所立足的現在的當今一樣,都是關於一個有意義的經歷和行為世界的社會構造物。這些構造物依賴人們的集體回憶,並通過集體回憶得以保持。」<sup>③</sup>作者在書寫「蘇聯印跡」的同時,極力表現蘇聯時期的積極因素和正向能量,透過蘇聯人的優秀品格旨在加強俄羅斯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利用強大的精神影響力來增強當今俄羅斯人的凝聚力、向心力,這也是「蘇聯印跡」書寫的一種當代精神價值。

#### 四、結語

迷戀往昔、追憶歷史是篆刻在俄羅斯民族血脈中的基因,俄羅斯文學具有追溯歷史的傳統和淵源。當代俄羅斯作家繼承了俄國文學重視歷史的傳統,從蘇聯日常生活、蘇聯戰爭創傷、蘇聯人的優秀品格三個方面描摹了蘇聯印跡,反思歷史,揭示了諸種「印跡」隱藏的深刻思想內涵。「蘇聯印跡」在當代俄羅斯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大量呈現,不僅呈現了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揭示了深藏於作家文字背後的對蘇聯社會現實和歷史的反思,更是俄羅斯人最深刻的集體記憶。「排隊」、「住房」這些歷史現象似乎遠離當下的俄羅斯人,然而「俄烏衝突」的硝煙還在瀰漫,而歷史並不是孤立地存在於過去的時間當中,它也活在當下,對蘇聯時期各種「印跡」的書寫,能激活對當下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今天的俄羅斯比任何時候更迫切地需要一種強大精神資源的支持,而俄羅斯人能夠從反思蘇聯歷史中獲取教訓和經驗,傳承文化傳統中有價值的一面,無疑有利於當今俄羅斯社會的發展。蘇聯歷史承載著俄羅斯人的集體記憶,將「蘇聯歷史」作為一種精神資源來利用,就需要審慎地辨析、分解與重構,排除西方對俄羅斯人的消極影響以及對西方過度的依賴和依戀,將維系俄羅斯人生命存在的美好品格、崇高道德與人文精神的俄羅斯傳統文化重新發掘和傳揚出來。這一切更有助於重塑俄羅斯歷史文化輝煌成就,以實現國家氣質和民族精神的時代傳承。研究當代俄羅斯作家的「蘇聯印跡」書寫的演變軌跡,不僅是一種文學審美研究,更是借助集體記憶的社會學理論進行跨學科的融合研究,旨在了解作為精神資源的「蘇聯印跡」在俄羅斯國家認同和俄羅斯文化認同中所起的作用,把握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新動向,更深刻地反思歷史。

#### 參考文獻

① 莫裏斯·哈布瓦赫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69。

- ② 陳愛香:《新俄羅斯小說中「蘇聯」記憶的建構框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頁83。
- ③ 余一中著:《俄羅斯文學的今天和昨天》,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92。
- ④ 張建華著:《新時期俄羅斯小說研究(1985-2015)》,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頁252-253。
- ⑤ Улицкая Л(2002). *Сонечка: Повести.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31, 305.
- ⑥ 楊大全:《蘇聯人的住房問題》,《和平與發展》,1991年第1期,頁74。
- ⑦ Dr. Kristen Ghodsee (2011): *Bowdoin College - Nostalgia for Communism*, WAMC Northeast Public Radio.
- ⑧ Balmforth, Tom(2018): *Russian nostalgia for Soviet Union reaches 13-year high*. Reuters.
- ⑨ 王欣:《創傷記憶的敘事判斷、情感特征和敘述類型載》,《符號與傳媒》2020年第2期,頁178。
- ⑩ 趙雪梅:《文學的創傷理論評述——歷史、現狀與反思》,《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1期,頁205-206。
- ⑪ ulitskayaludmila.ru/lyudmila-ulitsk.
- ⑫ 劉胡敏:《論帕特·巴克戰爭小說中的創傷書寫》,《當代外國文學》2020年第2期,頁52。
- ⑬ Childs Peter (2005): *Contemporary Novelists: British Fiction since 197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⑭ 葉蓮娜·奇若娃著:《女性時代》,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頁7,35,217。
- ⑮ 王欣:《文學中的創傷心理和創傷記憶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1期,頁149。
- ⑯ 朱迪斯·赫爾曼著:《創傷與復原》,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頁47。
- ⑰ 阿列克謝·瓦爾拉莫夫:《生—瓦爾拉莫夫小說集》,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38、165。
- ⑱ 徐葆耕著:《叩問生命的神性—俄羅斯文學啟示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頁22。
- ⑲ 皮埃爾·諾拉著:《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第二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14。
- ⑳ 韋爾策著:《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87。
- ㉑ YU Yesheng. (2021). A Study of Arthur Waley's *The Nine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1, 039-049.

(Editors: JIANG Qing & KCJ)